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树林茂密的地方

李江



插图:唐建平

车子正行驶在曲折的临山水泥路上,前方是我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尼亚格祖边防连。透过车窗看去,远处湖光潋滟,湖面在太阳的照射下宛如一块碧绿的翡翠,近处的湖水随风荡漾着,一遍遍冲刷着路基。虽已是夏天,薄薄的浅草滩上还是枯黄一片。环顾四周,光秃秃的群山起伏状,波涛汹涌般滚向遥远的天际。

那天抵达连队后,战士们恰好要外出巡逻,经过沟通,我作为随行记者参与到那次巡逻中。

出发后,战士们个个神采奕奕,有说有笑。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身材精瘦、面庞白皙且略显稚嫩的战士,他的嘴角始终挂着难掩的笑容,我便特意坐到他旁边。

闲聊中,我得知他叫李明,几个月前才刚刚来到连队。我把揣在包里的面包和火腿递给他,打趣地说:“吃饱长结实,往后巡逻就不怕被风吹倒了。”李明连连摆手:“我们伙食好着呢。”说完,他腼腆地笑了。

一路上,李明告诉我,这是他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,连长让他负责通信联络。面对从未到达过的巡逻点位,尽管自己的通信装备操作课目成绩一直都是优秀,李明还是担心会因为定位不准,导致巡逻分队无法准确到达点位。出发前一晚,他对照装备操作手册,练了一遍又

一遍,又在老班长指导下,耐着性子反复调试、校正装备定位误差……听着哨楼里的哨兵换了一茬又一茬,天还没亮,他就一骨碌爬了起来,又把通信装备检查了一遍。

短短10多公里的行车道,巡逻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。海拔攀升到5000米后,沿途一片土黄色,山叠着山,峰连着峰,满目荒凉。我试图透过车窗寻找一点植被,只看见几株矮小稀疏、尚未抽芽的红柳散落在沟谷里。

车子行至一处陡坡,再也无法前进,最后3公里需要徒步行进。李明走起路来,最后3公里需要徒步行进。李明走起路来,最后3公里需要徒步行进。李明走起路来,最后3公里需要徒步行进。

点设在一大风永不停歇的山口,战士们观察警戒的同时,李明单膝跪在碎石上,迎着刺骨的山风,脱掉手套操作设备,向上级发送到点信息。他嘴里冒出的热气沾到衣领和帽檐上,很快凝成白色的冰碴。不一会儿,李明收到上级回复:定位准确,已到点位。

那一刻,望着绵延起伏的雪线和身边弯着腰、手牵手迎风前行的

战士们,我心中似乎涌动着团炽热的火焰。山风仍在呼啸,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,战士们高举右拳宣誓。那洪亮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盘旋在雪峰上空,在高原上朗朗回荡……

宣誓结束后,我向连长扎西尼玛:“尼亚格祖在藏语中是什么意思?”连长抬起目光望着远处的荒草滩,微笑着说:“尼亚格祖,就是树林茂密的地方。”我和李明同时露出了惊讶的神情,直到看到大家认真的面孔,才觉察到连长并没有开玩笑。

那一瞬间,我看着伫立在山口上的战士们,他们皮肤黝黑、嘴唇干裂,迷彩服和作战靴上沾满了泥土,但个个身姿挺拔,眼神里透着如班公湖湖水一般清澈的光。我恍然大悟,尼亚格祖虽然荒凉,但坚守在这里的战士们,就是祖国边防线上的一棵棵大树,他们犹如一道道绿色的屏障,迎风傲雪把根深扎在这片荒原之上。



李明

记者心语 走近官兵,用心倾听,把炽热的情感投射在纸上。

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“咣、咣……”铜锣声刚落,传锣人随即喊道:“城防司令的命令,死守遵义城,死守到底……”

低沉的铜锣声和高亢的喊叫声,划破古城宁静的夜空,将睡梦中的人们惊醒——

“有人要攻城了吗?什么人攻城?” “快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,当心让兵们抢走。”

“后半夜别睡了,听见枪炮声,赶紧钻地窖!”

街坊们纷纷议论着,心情很是沉重。自古兵匪一家,百姓见兵就怕。

连年的军阀混战,使遵义城的百姓们吃了不少苦头,身体上、精神上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折磨,无不盼望过上安稳的日子。传锣人的喊叫,又让他们揪起心来。

小黑与成年人不同,好动不好静,听到叫喊声,巴不得出门看看热闹。他不顾家人阻拦,衣服还没穿利索就蹿到了街上。

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,就连昼伏夜出的小动物们,也钻进黑暗的角落里躲藏起来。

小黑寻到传锣人问:“谁要攻城?” 传锣人故意不理睬小黑的问话,继续敲着锣。等小黑把他缠急了,才道:“小孩子,快回家睡觉!”

随着夜深锣止,街道上重新安静下来。

可只过了几个小时,传锣人的喊声又冒了出来:“大家伙听好了,大开四门,迎接红军总司令……”

传锣人前后传出两个“天壤之别”的消息,让百姓心里不免七上八下,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小黑再次跑到街上,迫不及待地向传锣人询问:“是红军的队伍进城了吗?”

我要当红军

尹小华

他们长什么样?”

传锣人笑着直摇头:“他们长得和咱们一样——一个脑袋、两只胳膊、一个肚子、两条大腿。”

小黑想起前阵子的传言,突然拔腿往家跑。屋里还有一坛子咸鸡蛋,红军连夜进城饥饿难忍,肯定见吃的就抢……必须赶紧藏起来。

天渐渐亮了,小黑刚出胡同口,发现有十几个穿着灰衣服、打着裹腿的人躺在地上,立即止住脚步。小黑哪里知道,不久前,红军在湖南、广西交界刚刚跟围追堵截的白军进行了一场血战,队伍损失过半,再加上突破乌江一战,早已到了

海风、海水以及海的一切 常常以海盐的形式 吃进身体

我的骨骼比礁石更坚硬 我的内心比波涛更澎湃 血液流动着蓝色国土 连同我的灵魂也能结出晶体

常年穿着海魂衫的人 风浪早已穿透了身体 思想里装着广袤的海疆 胸膛里全是海浪的声响

兵的味道

胡贺

可爱的士兵

该休整的时候。

小黑机警地躲到墙后探出头观察,见没有动静,便捡了一块砖头朝睡觉的人扔去,被惊醒的人往小黑这边看看,将砖头挪到墙根。

这时,小黑的母亲抱着一床毯子从院里出来,盖到一个熟睡的人身上,另对就近的人说:“到屋里去睡吧。”

一个中年人起身说:“吵着您了吧?我们路过这儿,休息一下。”然后又对躺着的人说:“大家轻点儿,别吵着老乡。”

小黑的母亲说:“进屋休息,哪能在露天睡觉!”

“大娘,我们有纪律。”

“那……我再去拿几床被子。”小黑的母亲转身要离开时,中年人将毯子折叠整齐递过去:“大娘,打扰您休息了,我们不用被子,习惯了。”

小黑心中惊叹:他们真的和传说中的兵不一样啊!于是,他快速跑进屋里,将一坛子咸鸡蛋搬出来,就往兵们怀里送……鸡蛋从兵们手里过了一下,又被重新放进坛子里。

这天,天空晴朗如洗,鸟儿叽叽喳喳地欢叫着,遵义城的群众大会盛况空前。参加大会的人大多是来目睹“朱毛”真容的。他们没有看到“青面獠牙”的妖精,也没有见着“身高九尺”的怪物。

毛主席那天站在丁字路口,既没骑马,也没坐轿,还不停地和大家握手、打招呼,一点架子也没有。

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。散场回家的百姓三五成群,情绪高涨地讨论着刚才听到的新名词和红军的新主张——打土豪、分田地,让大家安居乐业……

小黑没有随着人群离去,而是走进了红军的队伍中,冲着一位胡子大叔犹豫片刻,然后郑重地说:“我要当红军!”

胡子大叔拍了小黑的肩膀,从兜里掏出一颗红色的五角星,放到了他的手里。

小黑把红五星紧紧地攥在手心里,感到它滑滑的,又暖暖的,似乎还带着胡子大叔的温度。

江南夜雨

陈武斌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在遥远的西藏边陲,我度过了数载戎边的岁月。那里粗犷而充满豪情,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力量,让我心生敬畏。然而,每当夜幕降临,星光点点,寂静的边关只剩下风声与我相伴,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愫,思绪飘回了柔情似水的江南。

五月的一天,我休假回到家乡。此时的江南正值雨季,每一处景致都透露出别样的韵味与风情。

傍晚时分,天空中的云朵从四面八方悄然汇聚。它们并非是那种乌黑沉闷、来势汹汹的乌云,而是动作轻盈,宛如极富耐心的猎手,不知不觉间便将整片天空装扮得灰白而均匀。

云层逐渐占据了天空,空气中的水汽渐渐攀升至顶点。此时,鸟儿们也察觉到了,它们在枝头聚拢,发出嘈杂而急躁的鸣叫声,似乎在相互传递着今晚有雨的讯息。

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男人们,抹去额头上的汗水,将妻子中午送来的清水一饮而尽。随后,他们迅速收拾起农具,朝着家的方向快步走去。女人们则忙着将白天晾晒的谷物和衣物收进屋内。当她们看到巷口放学回家的孩童时,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,露出柔和的微笑。

漫长的等待后,夜雨终于款款登

场。天空早已褪去灰白,远处的青山在夜色中若隐若现。空气瞬间变得清爽宜人,仿佛每一口呼吸都充盈着雨水的甘甜。起初,雨滴如同星星点点的精灵,在空中跳跃着、嬉戏着。渐渐地,它们变得细密起来,原本干燥发黄的土壤在雨水的滋润下,变得色彩斑斓。雨势愈发密集,雨线交织成一张大网,将大地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。

夜雨还是一位天生的“音乐家”。在雨中,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——雨水打在树叶上发出飒飒的声音,溅在小水洼里则是沉闷的咕咚声,落在飞檐翘角上叮当作响……构成了一曲美妙的交响乐,令人陶醉其中。随着雨势的变化,这些声音也消彼长,时而低沉、时而高亢,如同乐曲中的旋律一般灵动飘逸。

聆听着雨声,忙碌了一整天的人们片刻便进入梦乡。而夜雨往往在人们的酣睡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演奏。半夜,雨停了,一声蛙鸣打破了夜的沉寂,响亮而极富质感,宛如一池春水被一枚石子击破,荡起了层层音符。紧接着,水塘里蛙声四起,此起彼伏,争相歌唱。

清晨,一丝柔和的亮光,浸染着那片蔚蓝的天空幕布。细雨滴答,宛如琴弦上滑落的音符,轻轻拂过人们残存的梦境。池塘里的水都涨满了,荷花娇羞地探出头,几个新生的花骨朵含苞待放。荷叶上凝聚的雨水,宛如晶莹的珍珠,偶尔滴落池塘,激起一圈圈涟漪。

一觉醒来,窗外的世界仿佛焕然一新。枝头上,布谷鸟欢快地鸣叫着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泥土芬芳。放眼望去,雨后的群山更显诗意。远处,云雾缭绕着一座座山峦,层层叠叠,如海水漫过礁石。一片山涌成了一片海。青绿、深绿、墨绿,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画卷。

朝阳缓缓升起,璀璨的金光渐渐洒满大地,将夜雨留下的痕迹悄然拭去。然而,夜雨并未真正消散,而是逐渐化作一段温暖的记忆,留在远赴边关的江南游子心间,成为他们生命中难以割舍、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

长征

第6175期



平湖山色(中国画)

李俊柯作